

[轻魂]

魏光焰 / 著

他的心整个晚上都在寻求背叛的支点

这是一个凄酸的前夜

旧人飘零 新友云散

再走出这一夜就连自己也丢掉了

在苍凉广袤无言的关注下

他终于最后一次向十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小伙子

——自己的前身告了别

前身 此念头冒出来不禁让他手脚冰凉心胆发颤

即使不用佛教定义 前世之身 来解释

也意味着死透一次或者灵魂换届了

可是无论过去多少年

铭心刻骨的日子都不会遥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

轻魂

魏光焰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魂/魏光焰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21-2741-9

I.轻… II.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531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装帧设计:周艳梅

插 图:方隆昌

封面绘图:胡思捷

轻 魂

魏光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321-2741-9/1·2128 定价:2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魏光焰

湖北武汉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迄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作品》、《小说家》、《芳草》、《长江文艺》、《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等纯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百万余字。《轻魂》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



他的心整个晚上都在寻求背叛的支点。这是一个凄酸的前夜，旧人飘零，新友云散，再走出这一夜就连自己也丢掉了。在苍穹广袤无言的关注下，他终于最后一次向十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小伙子——自己的前身告了别。前身，此念头冒出来不禁让他手脚冰凉心胆发颤。即使不用佛教定义“前世之身”来解释，也意味着死透一次或者灵魂换届了。可是无论过去多少年，铭心刻骨的日子都不会遥远，仿佛新锯开的树桩年轮，仿佛每日梳理的悠悠栉发，总会沿着纹丝清晰的路，把他带回到原始起点。

轻
魂
目
录

一、	走进穴居时代·····	1
二、	卡门涡街·····	21
三、	现场逃逸·····	45
四、	真如立 行如行 草如走·····	59
五、	不如惜取眼前人·····	71
六、	心经·····	91
七、	遭遇·····	115
八、	邂逅他乡·····	127
九、	这里是火山遗址·····	147
十、	苏点子的城南街·····	161
十一、	趟姐儿·····	183
十二、	爱情病历·····	205
十三、	江湖夜雨·····	221

轻魂 目录

十四、	船就是这样造成的·····	235
十五、	星云际会·····	253
十六、	图书馆前·····	271
十七、	独立寒秋的小屋·····	293
十八、	从河东到河西·····	315
十九、	堰塞湖之夜·····	337
二十、	从夜晚到黎明·····	351

二十一、	请给我一个期盼·····	377
二十二、	教工乐团与老鼠会·····	387
二十三、	马瘦毛长·····	431
二十四、	民选校长·····	455
二十五、	经典谎言·····	481
二十六、	带上你的水晶珠链一起来·····	493

支井穴居时代

1993年6月，桥校传来好消息——历时六年之久，羊子拉屎般时盖时停的五栋教师楼正式封顶，只等水电一通，厕所就可以下猪娃，厨房就可以冒炊烟了。

据说凡盛大的工程竣工，上帝都要安排一个小灾祸同时降临，如大坝要合龙，地铁要通车，井架竖起来要喷油……都要意外死人，虽是小概率事件，冷不防还一碰一个准。传说这叫垫底儿，也叫衅土木，大抵总要垫几条人命才能搞定。于是就有了“奠基”、“奠定”、“祭奠”一类的词儿。

桥校的五栋楼，盖了六年没出过事，这会儿临到要住人了，终于爆出点儿动静来。

一对团结户邻居，教师，三更半夜跑到楼顶上自杀了。

这条爆炸性新闻把桥校震得一哆嗦。偷情人死在新楼平台上，很多人跑到现场去围观，回来证实说他们穿一套赭色的情侣衫，姿势像麻花，交缠得很好看，强剂量的安眠药使他们离世的表情安详极了，再没啥想头了，像一具沉睡了千百年的化石。

于是人们唏嘘道：就算是人想死不想活，联合国派遣的多国部队也拉不转来，可要不是新房子立马要分，又轮不到他们无证夫妻，他们也用不着这样紧忙地出国吧？出哪国呢？天国呗。真是福兮祸所伏，这人命案一弄出来，真衬着咱这五栋楼是个天大的福利工程了！不过福利还不是弱肉强食？人家看得穿，觉着还是天国的体制更具有吸引力。

也有不赞同的人说三道四：上台死当然是可以的，你们能出国升天也好，笔直往前走，融化在蓝天里也好，那都叫浪漫绝尘。可是偏睡在楼顶上，叫什么话呢？倒是让新楼给他们垫底子，成了他们的垫背儿了，那别人还住不住？

林思铎自然不敢到现场去看，他听见去看的人把死者的姿态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心里依然有种亲眼目睹的愧作。他想不通这些蜉蝣朝露般活着的人，怎么可以坦然审视别人的痛苦而对自己的内心转过脸去呢？

曾经在一个新时期到来之际，在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一座巍然耸立的现代图书馆大门口，一个青衣青裤青布鞋的小妇人——来自山乡的不知名的弃妇，长时间悬吊在那里。她选中了一棵风华正茂的海棠树，枝桠上缠满狂放的酒醉红花朵，妇人将薄板的身体挂在上，正式卸去了全部活着的悲哀。

这幅生死对比盎然的图景是不会收进图书馆的，只不过是重复上演了几千年的旧戏，但却牢牢地扎在了林思铎的生命中，再也推卸不掉。

两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出进一副钥匙，共用一小客厅、小厨房和小厕所，这叫团结户。桥校建校以来，初期无房，五十年代全靠后勤部在长江边城南街给老师们租民房，比较分散，后来盖过三次宿舍，一次在七十年代，两次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盖的房就过于集中了，基本上就是团结户了。那些房子依然遵循开国时的建房基调，简单、实用、朴素、节省空间。依靠团结节省生活空间是一

大发明,炒菜的滚滚油烟共飧,排泄的不良气味共享,夫妻吵架的细节共赏,关系好的恨不得孩子共养,社会关系远亲近朋都共来共往。此法虽不能到世界上推广,总归有点儿民族特色。只不过到了九十年代,生活内容复杂起来,隐私一多,团结户就不那么容易正常团结了。人们揶揄说,团结户是把两场比赛放一个赛场里打,把两株不容授粉的植物放进一只钵子里栽,要么就乱进球,串户嫁接,要么就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辄铄必较、笑里藏刀地抢占地盘。日子心平气和还好说,万一不高兴吵翻了脸,那就算是你福气来了,你怄气我要唱歌,你吃饭我要拉屎,你睡午觉我要修板凳钉鞋子刮锅子杀鸡子,不犯法吧。

林思铎分到桥校一晃七年了。

七年里他没要过房子,领导一动员他让他就让,跑月票跑得很来劲。教研室的同事开始很奇怪,第一他安心桥校,不像要跳槽的人;第二他又不属于假模假式想捞政治资本那种人,从汉口到武昌横渡整个江城何其辛苦,分房子老让给别人,这家伙生活是不是有问题?林思铎就简单解释说,他害怕住团结户。一扯这个理由大家就信了。熟悉的人都知道,林思铎是个有洁癖的人,教休室的水他不喝,食堂的碗筷他不用,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他都不坐的。其实小时候都是苦孩子出身,插队那会儿霉米吃过塘子里的水喝过烂稻草铺滚过牛屎也捧过,现在也不知谁惯的,见了公用的东西就反感,早年的锻炼全是白搭。而团结户还在锻炼人、强迫人互相容忍对方吃喝拉撒的气味,这种只有现代战争中虐待战俘才用的办法,在中国老百姓生活里被视为稀松平常,实在可气。他一说,

同事们都跟着附和。

林思铎走进教研室，大家也正议论团结户，那对自杀者与其说是新房子的祭奠品，不如说是给团结户奏响了一道丧钟。知情者说，他们先就相好，才故意住到一套团结户里，可以瞄风避眼亲热，这叫旋的不圆砍的圆，人间至味是偷欢。现在新房子盖好了，显然不会分一套给他们而只会棒打鸳鸯散，他们情感太深割舍不下，不如和团结户一块儿记入史册算了。

有人说：可敬可敬，这年头，环境如此宽松，三角恋、包二奶、群恋同居、按摩洗脚、光猪舞会、玩坐台小姐、逛下三滥窑子，啥都没人管你，还有几个为爱情而活的，桥校居然还出了一对梁祝，竟舍得这春光乍泄的浪漫时代啊。接着就有人反对：不然，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你可以图快活，眼睛一闭万事空，你的亲人怎么办？你的父母怎么过？你的孩子靠谁？

曹斜阳对林思铎眨眨眼：“生者常惻惻，死者长已矣。对不对？”

林思铎不理他，这家伙不怀好意。

只有坐下来冷静一下，林思铎才慢慢恢复理智，意识到死去虽然勇敢，活着也是不容易的。自古说好汉无好妻，牛屎插花枝，夫妻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要把这些都摆平是天方夜谭，恐怕只有淡化、回避、豁达、隐忍才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应该说，生命诚可贵，责任更重要，生命是为责任而存在的。比如，按照他的意志是一辈子不要房子最好，但是这一次显然不行了，再也逃不过去了，这一回若是再不要，肯定人神共愤天理难容——妻子、岳

父丈母娘、妹妹林箫依，一个都饶不了他。再说他的儿子下个月满两岁，该上幼儿园了，再苦不能苦孩子，所以这次他不用人催，自觉向校方递交了住房申请。

大家也认为林思铎总算熬出头来了，研究生毕业七年，年龄是黄金强档，业务是中流砥柱，新房不分给他这种人分给谁？推磨子也早该磨到他了。

人们一见林思铎，就自然而然谈起刚竣工的教师楼来。桥校这五栋楼盖了多年，上面叫它“高知楼”，事实上却是“右派楼”，它还是老校长林心丹在世的时候跑下来的宅基地，趁当时给右派们平反落实政策，桥校摘掉右派帽子的老师多，包括林心丹这种一锅端到干校去过的人员，回城后一律没房子，林心丹以这个名义多次跑部局，才请来的款项。林心丹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口气起了五栋，目的就是要改善全校的住房困境，全部弄来的钱只能充当启动金。谁知房子开工不久，林心丹就得肠癌去世，后来资金老不能接上，五幢房子进入了马拉松工程。今年六月，总算划上句号，桥校的人不叫它“高知楼”，也不叫“右派楼”，叫它“一百四”。五排楼房七层，十门，共一百四十套，简明扼要。

叫它“一百四”不仅准确表达了数字，还将盖房子的名义进行了订正：既不是给高知盖的，也不是给右派盖的，而是福利均占人人有份。这也是老校长林心丹的意愿，现在谁想以其他名义搞鬼多吃多占都办不到。这笔账大家伙已经拨打了六年算盘珠子，许多人早就扳着指头把自己算进去了。本来嘛，虽然说起老皇历都知道桥校盛产“反坏右”分子，坐牢和下放改造的不少，开始确实

是以补偿右派的名义要来的,可桥校坏分子能有多少?集合站个队也就十几户,能有一百四十户之多吗?一个单位有一百四十户右派中国就有戏了,还要你们补偿个什么。全体坏分子列队如同猪尾巴细,这几年又退休病逝得差不多了,加上所有的教授副高职,一共也只有五六十人,剩下的明摆着都是中级的了。这也是桥校有史以来最好的房子,全部是大两室一厅,数量也充足,一旦分配下去,还能松动出同样多的二手三手房来,绝对是皆大欢喜。

饮水思源,即将到来的好事使人们加倍念叨老校长林心丹。而一切感念差不多都以刻意的方式灌进林思铎的耳朵,因为,林心丹就是他的母亲。老校长去世前正逢出国潮汹涌,高校师资流失严重,桥校也挡不住人才外流,校长硬是把自己一对研究生儿女哄到桥校才闭眼。老美人柳玉芷说:现在再也难找到林心丹这种校长了,仁义爱才礼贤下士,玩命工作一辈子身无长物,连房子都没留下一间,搞得姑娘住单人宿舍,儿子到现在还跑月票。多少当官的千方百计把孩子弄出国,凭什么她的孩子就不能出国?干吗非得捆在咱们这条破船上同舟共济?这且不说,就冲老校长跑地建宅的功劳,“一百四”也应该让林思铎首选一套!

办公室里一片同意,好像分房小组搬下来办公了。随后,话题就转移到六十岁的老主任牟中文身上,因为他才是基础部最有资格的“首选”。老主任牟中文不是右派,相反却是顺民,任何单位循规蹈矩的良民总是大多数,而牟中文就是个最有名的老好人。老先生执教近四

十年,对上唯唯诺诺,对同事谦虚过分,脑袋顶上一圈软毛黄而且稀,以至眉毛眼睛鼻子也淡出了,好像植物被打掉了顶端优势,唯剩嘴巴阔大而鲜明,又像整个脑袋专为讲课而构造,除了嘴,其他都退居次要了。这张嘴巴是从不得罪人的,配合着他素来谨小慎微的好脾气,除了和蔼可亲的恭维问候,就剩下缄默,平日如果没有小组会,他的身子一般都是斜靠着面壁而坐,别人议论什么他从不插嘴。有时大家牢骚太激烈了,他也清清嗓子,蠕动一下肩膀,别人以为他要开金口了,一齐静下来等,却只是清嗓子而已。这是他处世的法宝。正是这个面壁姿势加上从不插嘴的好习惯,使牟中文在这个右派成堆的学校,始终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四平八稳一直走到退休。即使退休,他也是唯恐人不知,林思铎刚来时就经常听他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这个主任马上要让贤了,一直说了七年,还在这里天天面壁。林思铎暗自把这个毛病叫“七年之痒”。

牟主任住的也是团结户,每年都被评为“居民团结模范”。这位老模范强烈向往的退休即将在今年变成事实,值得欣慰的是,老同志终于搭上末班车,可以扬眉吐气搬进“一百四”啦。眼看团结户就要变成一去不返的历史文物,老师们明显受到鼓舞,从来厌恶唾弃的东西成了珍稀物,好像考古队经过鉴定立即要带走似的。青年人本来爱恶作剧,又有自杀事件就汤下面,就拿牟主任开涮,逼着他介绍经验,为什么您能做到像孔子表扬的那样“贤哉”?怎样身居陋巷不改其乐?

这玩艺儿就快消亡了,讲讲,快讲讲!

牟中文先也不开口，架不住大家的催逼，便文绉绉地说：“团结户作乐的时候也是有的，别人的一二三四你可以尽收眼底，自己的五六七八也基本公开，自有作秀的乐处。即使防范你，也可以苦中作乐的。”曹斜阳问：“比如？”牟中文道：“比如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我还在备课，被一种声音搅得很饿，我问老伴，隔壁在做什么，砰砰砰的？老伴躺在被窝里说，好像在砸核桃。我说哪里来的核桃？老伴说他们老家今天来人了。我说砸就砸么，砸那么轻干嘛，像鸡子发狠啄米，有什么必要保密嘛！老伴说：老馋鬼，怕你搞共产主义。我说：你过去，把咱家的锤子要回来。老伴笑得翻来覆去，老伴说人家可没借咱家的锤子！老伴一笑，我也不饿了。诸位想，望梅止渴，听桃止饿，搞笑疗饥，不亦乐乎？”

姬满芬有一条嘹亮的嗓子，没有柔，只有刚，动口就铿锵有力。为此她正常说话别人也常以为她在跟谁吵架。姬满芬粗声大嗓豪迈地指出：“牟主任，就别在这里避重就轻了！别掩耳盗铃了！记不记得有一天，你跑来上课，脚上的两只袜子不同色，左脚是粉的，右脚是肉色的？请问牟高讲，你真的不共产吗？那怎么共上了人家的袜子？什么望梅止渴搞笑疗饥，你止得住渴、疗得了饥吗？我看你是头天晚上又饥又渴，第二天走出来一只脚臭，一只脚香，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纷纷大笑。林思铎这才发现教研室里喜气洋洋，没有人真正为死去的魂灵静默哪怕五分钟。毕竟面临大规模乔迁之喜，几乎人人有份，任何悲哀都不过是太小的插曲。